



## 乌江藏珠细沙寨

■胡 静

细沙寨位于湄潭县南部、乌江河畔,地处湄潭、瓮安、余庆三县交界处。20世纪70年代前,当地不通公路,村民出行全靠一条石板路。石板路依山而建,陡峭的地方是钢钎在石壁上凿的梯步。

从前细沙寨人烟稀少,只有从江西迁移来的王氏一家。多年后,李、刘、王、陈等姓氏的村民陆续迁入,形成了近千人的村落。新农村建设让柏油路直通村寨,通组公路、串寨公路、连户路修到家门口,村民们外出赶集方便了,采风写生的艺术家、观光的旅客也时常进出村寨。

旅游业的春风吹进来,细沙寨渐渐为更多的人知晓。最先是山下的沿江渡口。渡口位于湄潭、瓮安、黄平、余庆四县的交界地段。旧时由水路运来的川盐、湖南进入思南的铜器、布匹等货物由乌江运至沿江上岸后进入湄潭境内。《平越直隶州志》将渡口定位为“黔蜀津”。清光绪七年,相邻的瓮安打造船只久置于此,渡江坐船分文不取,称为“义渡”。2002年,国家修建构皮滩水电站,沿江集镇沉没于乌江的碧波中,“义渡”碑刻仍然仁

立在岸上。

临江凸出的一块岩石上,村民秦大飞搭了一个观景台。十年前,福建漳州姑娘陈月红跟随爱人来到当地,在这片土地上相爱相守。陈月红身患重疾,秦大飞不离不弃,带着妻子四处求医至康复。前些年,当地政府出资请来施工队,对细沙寨老旧木质黔北民居进行维护修缮,对他家老屋的木板墙、木柱、雕花窗全部免费上油保护,水泥院坝、阶沿换成了整洁的青石板。他借机拆掉旧屋旁边的猪圈搭建观景台,并在周边种上蔬菜和花草,让妻子在花香的簇拥下观山水,听汽笛声响在乌江江面上,看货船排成长队,蜿蜒如龙向着大海进发。爱情酿造的蜂蜜也格外沁甜,每年花儿刚刚吐蕊,夫妻俩养殖的蜜蜂产出的蜂蜜就被贵阳、遵义等地的客人一抢而空。

观景台是细沙寨的最佳景观点。站在观景台上,可以饱览七星峡景区优美的自然风光,体验险峻奇特的丹霞景观,相距不远的余庆“飞龙湖”4A级景区逶迤的巨龙也在山水间若隐若现。

离开观景台,渴了可以品尝一下酸甜的柑橘、橙子,农家自酿的蜂蜜;饿了可以走进寨子里的农家乐,品尝当地著名的血灌粑。血灌粑是用糯米、豆腐、热猪血和猪大肠等原料制作的,色泽黑红鲜亮,味美香软,腻而不粘,吃起来像腊肉,却又比腊肉鲜美,是下酒佐餐的佳肴。洞藏糟辣椒是细沙寨村民张治先利用细沙得天独厚的条件,把手工加工好的乌江流域著名特产糟辣椒储藏在恒温的山洞而成。洞藏后的糟辣椒剔除了辣椒的生涩,保留其色泽鲜红、清香爽口的辣味,是做糟辣鱼、煮火锅的上上之选。

石板路、木栅栏、老木屋、和蔼可亲的乡邻,仿佛来自记忆深处。宅中有院、院中有屋、屋前有江的宜居环境更是让人流连忘返。住在民宿中,睡梦里有森林的气息、果实的甜香,还有先祖们自编自唱的花灯调。

如今的细沙寨是爱情的天堂,是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、省级特色田园乡村、乡村振兴集成示范点。细沙寨如同乌江深藏的明珠,山再深,也掩藏不住明珠的光华。



务川之晨

刘中国摄

在我十来岁的时候,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之初,一日,父亲的一个好友邀约他去老城(今公园路口)的一家豆花面馆去吃豆花面。父亲的友人说,这家豆花面制作考究,特别好吃。父亲去的时候,带着我一同前住了。

儿时眼中的这家豆花面馆,并没有一个像样的铺面,如同步入一个寻常人家。在大约一百多平方米的土地上,盖着几间小茅屋,但室内清洁雅致,粉刷洁白,就如同步入一个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庭院,人们就在这茅屋庭院里品尝主人制作的豆花面,亦颇有情趣。

这家豆花面馆的主人李筑屏,时年五十岁左右,见父亲的朋友到来,他们大概相识,也忙着上前招呼。筑屏先生面部皮肤光洁,腰板挺直,鼻下有两撇小小的短须。一个十来岁的孩子,第一次品尝这么鲜美别致的小吃,便留下十分难忘的印象。

据李筑屏次子李炎林老师著文介绍,其父制作的豆花面云:

李记豆花面之工艺,要诀为:其一,优选上等黄豆,手工磨制成软绵宜人之水豆花。其二,以足量

鸡蛋,适量碱水调和精面。手工揉和,压制成柳叶宽面。其三,精制臊子,此为“李记鸡丁豆花面”绝妙口感之关键。其法为,猪腿肉去筋、膜切丁,鸡腿肉、鸡脯肉切丁,鱿鱼海参、香菇等切丁,过滚油断血去腥,再以上等甜面酱、豆瓣酱、糍粑海椒、料酒等炒至断生,投入数种天然佐料。最后以鸡骨、猪骨熬制之浓汤,细火慢煨,收浓汤汁。其上席之时,呈于食客案前者,乳白豆浆煮制黄金面条,绵软豆花如白云飘渺。蘸水碟中,臊子玲珑红亮,宛如琥珀,缀以绿色鱼香草,色如翡翠,异香沁脾,可谓色、香、味、形无不佳,而口感之妙,食者无不称奇叫绝。

李炎林老师的这段美文,对先父关于豆花面的食材、选料、工艺、制作等作了精彩的描述。感谢李氏后人写下关于遵义名优小吃豆

花面的详尽介绍,当然更要感谢李筑屏先生一手独制的这道遵义名优小吃。

在“李记”豆花面未出现以前,遵义民间就有吃豆花面的习惯,特别是在庙宇里面。因为和尚、尼姑素食,于是各庙宇里便用这种简单又合口味的豆花面招待入庙者,一般就是用油辣椒蘸豆花面。通过筑屏先生精心改良,便将这种民间小吃的美味做到了极致。于是,“李记”豆花面此后便享誉遵义新老两城,成为与鸡蛋糕、羊肉粉齐名的名优小吃。

现在的遵义街头,有不少的豆花面馆,有时,我也偶尔去品尝一下,不管谁家面馆,无非均是用豆花面蘸油辣椒,油辣椒里只放一小勺肉丁,再撒上几叶鱼香草。但就是这样简单的蘸水,亦让食客喜欢,每有人们光临。

20世纪60年代,照相是件挺稀罕的事儿。

幸运的是,虽身处穷乡僻壤,机缘巧合,我打小就过了把照相瘾,但没穿鞋,光着两片脚丫。

那是1963年暑假,我上小学三年级。

某日,做完当天的暑期作业,吃罢午饭,我便在路边的晒场打陀螺。

不一会儿,堂叔刘三手里拿着条麻袋,与几个小伙子路过晒场,见我满头大汗的模样儿,心疼地说:“小子,消停消停吧,看你背上,都湿透啦。”

我停下抽陀螺的鞭子,明知故问:“三叔,你们要去赶场哈?”

三叔说:“去你爸那儿耍几天,镇上好玩得很。”

三叔说的镇上,当时是区政府所在地,我父亲在区邮电支局上班,距我们村也就20多里山路,虽不算太远,但对很少出远门的我,无疑是诗和远方,充满了诱惑。

真的吗?我既心动,又有点犹豫。

心动的是,真想去镇里开开眼界。犹豫的呢,是母亲上山摘四季豆去了,我如果不吭声就走,一是怕她担心着急,再就是怕回来后挨打。更关键的是,开春后天气暖和,为少穿鞋,省点儿钱,我一直打着赤脚。走路倒是练出来了,但在村里还好说,光着脚丫到镇上去,自个儿难为情不说,会让父亲难堪。

“想去就走呀!”三叔见我一个劲儿勾着头,盯着赤裸的脚不吱声,当即看透了我的小心思,快人快语地说:“你妈那儿,赶场回来,我给你打声招呼。你从没到过镇上,去看看稀罕,你爸肯定会欢迎的。至于两片光脚丫嘛,不是去吃酒作客,更不是去相亲,小屁孩一个,怕啥?”

是啊,小屁孩,怕哪样哦!跟三叔一路的几个小伙子,也跟着起哄:“没事儿,没事儿,走吧!”架不住三叔他们一个劲儿忽悠,我打消了回家穿鞋、换件新衣服的念头,咬咬牙,“嗯”了一声,便跟着他们去了。

从村里到镇上,要过一个田坝、翻两座大山、穿越一个深深的大峡谷。田坝平坦好走,不成问题。爬山时,就有些体力不支了,感觉两个膝盖酸溜溜地疼。下台阶时,小腿肚不停地打闪闪,好几次差点跌倒。更难受的是,不少地段,布满鸡蛋大小的碎石,赤脚踏上去,刀割般疼,弯腰一看,右脚跟居然划开几道口子,渗出了血。穿越马槽滩大峡谷时,因头天刚下过大雨,河水猛涨,滩水汹涌而出,几乎漫过河滩上两三尺高的石跳蹬,令人望而生畏。

过跳墩时,我心中害怕,一脚踩空,差点儿掉进水里。幸亏紧跟身后的三叔眼明手快,一把抓住我的胳膊,这才逃过一劫。

两个多小时后,当我气喘吁吁、汗流浹背、狼狈不堪地出现在父亲面前时,他满脸惊愕。

“哇,你小子怎么来了?”惊愕之余,父亲脸上写满疼爱,连声说:“大热的天,这么远的路,把脚走坏了咋办?吃饭了没?累坏了吧?”

三叔一边喝茶,一边讪笑着说了原委,算是把我交给父亲,坐了一会儿,便赶场去了。

洗了把脸,休息一会,我才缓过劲来。

“走啊,老刘。”这时,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微笑着走进父亲宿舍,说,照相去吧。说话间,看我坐在角落里,打趣道,哇,小家伙也来赶场啊?

这人是父亲单位的领导,前不久与父亲下乡,曾经到过家里,父亲当时让我叫他韦叔。

“这个……”父亲说,“孩子刚来,我准备带他上街吃点东西,要不,你们去照吧?”

“这不好吧。”韦叔正色说,“单位好不容易拍张全家福,一个都不能少。况且,还要照标准照,贴工作证呢。”愣了愣,接着说:“小家伙碰上了,就一起照嘛,至于吃的东西,顺便买点就是了。”

“这不好吧?”父亲面露难色,“小家伙走得急,打着赤脚哩!”

“怕啥呀?”韦叔说,“农村娃儿,哪个没打过赤脚?赤脚照相,难得难得!”

“那好吧!”父亲颇有点儿难为情,但领导如此开明热情,也就不再反对,笑着说:“好吧,让这小子开开洋荤。”

接下来,大伙儿便一起出去照相。

最让我觉得新奇的是照相机。照相机用一米多高、三只脚的枣红色架子撑着,可能安装在架子上的小平台上,之所以说可能,是因为架子上严严实实地蒙着块红绸,什么也看不到。只见一根五六十分公分长、比电话线还粗的黑色绳子从红绸里钻出来,绳子末端,坠着一个深褐色的椭圆形塑料小球。

按照师傅的指挥,我们六七个人分两排站定,然后他走到相机后面,掀开红绸,一头扎进去,窸窸窣窣地一阵鼓捣,接着听到“啪啦”两声响,好像开箱或关箱似的。

随后,照相师傅抬起左手,竖起中指和食指,连声喊:“注意啦,看我这儿。对,就这样,笑一笑,笑一笑。”

听到喊声,我浑身一激灵,两眼紧紧盯住照相师傅竖起的手指,下意识地扯了扯嘴。少顷,只见他扬起握着塑料小球的右手,优雅地那么一挥,一捏,“噹”地一声,一道闪光划过,红绸里倏地冒出一股青烟……

大约一周后,我看到了自己的尊容:表情僵硬,衣服破旧,左侧裤腿上有有个破洞。尤其一双赤脚,插在穿戴整齐、周周正正的一帮叔叔伯伯中,格外扎眼,硬生生挤出来的一缕笑容比哭还要难看。

晃眼间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照相,如今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,手握智能手机,仿佛人人都是摄影师,想怎么拍就怎么拍,随心所欲,高兴就好。

遗憾的是,那张唯一的赤脚照片,早已在辗转搬迁中丢失。但赤脚照相的画面,却在我心灵的屏幕上,久久定格。

## 赤脚照相

■刘毅